

案·例·特·写·集

黄金时代的

恶梦

杜 帝



黄金时代的恶梦

案例特写集

杜 帝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济南

鲁新登字 01 号

黄金时代的恶梦

杜 帝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5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209—01331—8
D·372 定价:4.6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新闻案例特写集。作者杜帝是一名新闻记者，在新闻单位从事多年公、检、法、司的专题报道。此书收入的案例特写，大都是曾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件，有的是群众关注的社会焦点、热点问题。

《情男痴女贩毒案》，写了两个邂逅相遇、陷入爱河的青年男女，他们非法同居，开饭店、搞运输，但财运不济，经商屡屡失败。最后两人孤注一掷，铤而走险，走上了贩卖毒品的深渊之路。故事曲折跌宕，情节引人。

《黄金时代的恶梦》写的是3个少年强奸犯的故事。他们年仅14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拦截了一位17岁的少女，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蹂躏。本篇记述了少年强奸犯的犯罪过程，介绍了他们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并沉痛地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一个衣冠楚楚的男青年，神情稳重地出入于一幢幢党政机关办公楼。大楼内领导同志的抽屉里，大宗的现金、高档烟酒不翼而飞……这是一个活跃在党政机关办公大楼的“白日幽灵”。他作案频频得手。奇怪的是，如此严重的失盗案件发

生了30多起，竟没有一个去报案的。直到“幽灵”被保卫人员偶然擒获，公安机关前来取证，许多受害人还不愿承认！《白日幽灵》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写出了犯罪分子的作案经过。大量的事实给人们许多思索……

《带暗锁的红色手提箱》是一篇情节跌宕起伏的侦破通讯。从东北来的年轻女经理下火车不久，即在宾馆前厅被人将放有巨款的手提箱窃走。偌大城市，人海茫茫，公安侦察员网开多面，逐步缩小包围圈，谁知，情况又突变……

《从时装模特儿到卖淫女郎》，是一个青年女工由天真无邪走向堕落的画像。她原本和大多数姑娘一样，兢兢业业地在车间里工作着。可是，面对着高档的化妆品，面对着经济拮据的尴尬，面对着一次次的诱惑，她终于喝下了第一杯苦酒……她开始花天酒地，出手阔绰，甚至一掷千金。穷奢极欲中她感到了空虚。尤其是，她对一些性变态者对她的蹂躏，记忆犹深。有的嫖客甚至朝她身上撒尿……

《蒙面大盗落网记》记述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盗窃案。两个男青年持刀蒙面窜入一个私营企业主家，把在家的女主人和孩子威逼到厕所里，将门钉死，在房间里大肆翻检，将5万多元人民币及金银首饰掠走。公安干警迅速展开侦破，在扑朔迷离的案情中寻找线索……

深夜，两个男青年将一名少女劫持，采用威逼手段，将姑娘强奸。公安干警在审讯时发现两个色狼还是正在追捕的破门盗窃要犯。《深夜强奸案》记述了犯罪分子的作案过程和公安人员侦破盗窃案的事儿。

《严阵以待——海关破获特大外烟走私案》，详细描述了一起发生在山东沿海特大外烟走私的情况，情节错综复杂，引

人入胜。

一伙到处流窜的农民，手持假的金佛像、金元宝、银元等，在城市里开展了“演双簧”式的欺骗推销，一唱一合，煞有介事。还真有一批梦想发财、捡便宜货的上当人。他们花巨款买下的“出土真金”，不过是块把钱的小工艺品。金银骗子们屡屡得逞。“成交额”高达数万元。《真的谎言，假的黄金》一篇，记述了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真实故事。善良的人们，警惕啊！

本书还有作者对自行车失盗问题的调查，严重的自行车失盗，给许许多多的家庭带来了不便，有的甚至酿成了悲剧；《法人与法：对一件经济案的反思》，从高级、中级两级人民法院前后截然不同的判决，讲述了两家企业打官司的事儿；《权力与金钱——一起领导干部集体犯罪案》一篇，记述了一家大型企业党、政、工、财等“一把手”干部，无一例外地参与集体犯罪的案例，犯罪事实触目惊心。《蛀虫何以猖獗？——剖析一件盗窃案》，通过几个青年民工有恃无恐的大肆盗窃，并同社会上收赃的“大军”联合行动的案例，提出了如何堵塞漏洞的问题；《从平房到高楼——邻里关系众人谈》是作者采访居民、法官、学者、专家后，用第一人称写的关于邻里关系——“城市病”的故事……

另外，本书还收有曾发表时引起轰动的《科威特大逃亡》、《青岛拳击界》、《送钻戒和“跟踪追击”》、《腰缠万贯，甘苦自知——一位个体摊户的自述》等纪实作品，内容翔实生动，许多新闻事件细节尚属首次披露。

这是一本具有重大社会新闻价值、普及法律知识的良好教材，堪值一读。

目 录

情男痴女贩毒案	1
——高建德、李长花走向深渊之路	
白日幽灵	14
——发生在党政机关的失窃案	
黄金时代的恶梦	20
——三个 14 岁的强奸犯纪实	
权力与金钱	35
——一起骇人听闻的领导干部集体犯罪案	
带暗锁的红色手提箱	45
——侦破万元巨款失窃案	
蒙面大盗落网记	54
——5 万元人民币失而复得	
从时装模特儿到卖淫女郎	60
——一个青年女工的堕落轨迹	
真的谎言 假的黄金	75
——一伙金银骗子在青岛落网	

多行不义必自毙	79
—— 盗窃团伙的覆灭	
严阵以待	85
—— 破获特大外烟走私案	
农民“守护神”	89
—— 发生在山村的破案故事	
深夜强奸案	94
—— 从强奸案破获特大盗窃案	
不容忽视的社会公害	97
—— 自行车失盗面面观	
“蛀虫”何以猖獗	103
—— 剖析一件盗窃案	
法人与法:对一件经济案的反思	107
—— 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级判决	
科威特大逃亡	111
—— 一位中国劳工的自述	
夭折的头条新闻	125
—— 一个记者的日记	
擂台霸主	138
—— 青岛拳击界	
“杀人街”素描	155
—— 青岛海鲜小吃街记事	

“大篷车”的故事	164
——一位女演员给母亲的信	
生者与死者	170
——一个律师的剪影	
送钻戒和“跟踪追击”	181
——吴忠玉二、三事	
献身与责任	187
——发生在一个派出所的故事	
腰缠万贯 甘苦自知	192
——一位个体摊户的自述	
从平房到高楼	197
——邻里关系众人谈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210
——说说新闻特写的客观性(代后记)	

情男痴女贩毒案

——高建德、李长花走向深渊之路

一、寻找买主

在青岛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中山路上，游人熙熙攘攘，摩肩擦踵。

人群中有一个男青年，背一个黑包，东张西望，在商店门口走来走去。

此人叫高建德，今年28岁，是青岛市崂山区上马镇村的农民。他肩上挎着一个人造革黑包，里面放着价值数千元的毒品——鸦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他携带的这些鸦片是作为样品来寻找买主的。

高建德用右手紧紧攥着提包带，黑包紧贴在他的腰上。他慢慢踱向了友谊商店门前那些“外汇贩子”。他故作镇静，仿佛是漫不经心地打量着那些鬼鬼祟祟来这里搞“地下交易”的人，他心里在紧张地“过滤”“筛选”每一个可能的买主。

有人凑上来，低低地问他：“买还是卖？”

他吃了一惊，问：“什么？”

“美元呀！港币也行。”

高建德松了口气。他问：“怎么卖？”接着，他煞有介事地同对方讨价还价起来。

高建德的眼角迅速地向四周膘了一圈。他已经象鱼一样溶进了这方混乱的海域。没有人注意他。他心里暗暗得意，自己象一个颇为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或者象个一流的侦探，几分钟之内，已察明周围情况。

他确认自己没有危险。

他故意把对方的价压得很低，使对方无法接受，外汇贩子悻悻地走了，临走还骂了他一句：“土巴子，想美的去吧！”

这次该他出击了。

他先选了一个 40 多岁模样的人，试探地问：“有没有彩电？”

对方说有，接着报了一个令他咂舌的价格。

高建德这是虚晃一枪。他知道任何事情都不能太心急。

在讨价还价当中，高建德明显地觉察到对方不是个财大气粗的主儿。便有意把买卖砸了。这当中，他瞅准了一个油头粉面的青年人。他知道，买毒品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买主不是相当有钱的大亨，就是敢投资倒手赚大钱的人，一般人是不会染指这事的。而这个油头粉面的男青年，可能是个“真货”。

高建德凑了上去。

他还是先从买卖美元开始，渐渐向主题靠拢。当高建德悄悄问对方要不要毒品时，把“油头粉面”吓了一跳。

“啊哟老兄，弄毒品可不是件小事。被局子抓住了会杀头。”“油头”脸都吓白了。

高建德极力解释，说这毒品本来是他一个台湾亲戚从莱

阳买的，结果往回走时，没打通海关的关节，无法带了，只好在青岛卖了。

为了把故事编的逼真，高建德还绘声绘色地模仿了台湾老头留下毒品时的惋惜神态。恍惚间，高建德以为自己真有一个台湾大爷。

“油头”显然是被说动了。高建德还不断暗示对方，只要稍微倒一下手，赚个万儿八千的不成问题。

俩人早已躲开了众人，在僻静的墙角边，双方开始了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敲定每 500 克 1.2 万元。高建德共有 2000 克，对方应付 4.8 万元人民币。

那“油头”很精明，提到交款前必须检查鸦片质量，叫高建德选送一点样品来，以便化验查明吗啡含量。

高建德没有把黑包里的鸦片拿出来。他琢磨着必须再考验考验对方，以免出现纰漏。他宁愿等到第二天，麻烦些，也不能犯“激进”错误。

高建德同青年详细商定了第二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双方议定第二天在青岛湖北路街心公园见面，高建德把样品送来，同时收取对方部分定货款。

这时，高建德慎重老练地要对方同他对对手表。他的石英电子手表准确地显示出，此时是 199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11 点 05 分。

二、三次接头

第二天，高建德携带几克鸦片，如约来到了湖北路街心狭长的小花园。

他离那棵碰头的大树远远地，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警惕地窥视着周围的动静。

结果那“油头”青年没有来。

高建德足足等了有两个小时。他设想了各种情况，心情象一只绕着陷阱转的兔子，忐忑忐忑。

公园里有几个儿童在擦滑梯，压跷跷板。还有零零散散的几个老人在打太极拳。

想到即将到手然而又缥缥缈缈的四万多人民币，高建德的心情火急火燎。

他决定离开街心公园，第二天他将空手再去中山路碰碰运气，一是可能找到新的买主，二是找到那“油头”青年。他思忖，即便是出了问题，由于他两手空空，没有任何证据，谁也定不了他的罪。

第二天上午10点，他又来到中山路友谊商店的门口。老远，他就看到了“油头”，那小子正同一个老头谈买卖。

高建德突然觉得自己很冤。又觉得心头好象突然轻松了。

“油头”把高建德悄悄拉到一边，伸手向他要样品。

俩人约定，第二天，也就是5月15日，上午10点俩人准时在某小学门前碰头。暗号照旧。

这一次俩人都很守约。“油头”把样品拿走，并交了500元的定金。同时俩人又定下了第二天见面，答复检验的纯度够不够的问题。

16日上午俩人再次见面，“油头”对鸦片的吗啡含量表示满意。

经过这几天的折腾，高建德明显地消瘦了，他1.80米的个子，晃悠悠，象一根风中的芦苇。不过，这时他的精神极

好，他十分热情地向“油头”邀请，待买卖做成后，他将做东俩人到“海天大酒店”去吃一顿。好好庆贺一番。

“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嘛，哈哈！”高建德这时轻松地笑了，他已把自己编的“鸦片是怎样来的”忘得一干二净。

正式交货地点就定在山东省唯一的四星级宾馆——“海天大酒店”旁边的海滩上。那里景色优美，涛声怡人。谁也不会想到一桩在青岛历史上罕见的贩毒交易会在这里进行。

三、海天行动

这是5月17日。下午3点20分。

形如一架昂首欲飞的飞机形状的海天大酒店，耸立在青岛东部美丽的海边，一道道缓缓涌来的白浪，轻轻拍打着金黄色的沙滩。依稀相挽的情侣，沿岸边散步。

高建德的黑挎包里塞满了鸦片，他与两个彪形大汉一起来到了离约定地点几百米远的地方。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胳膊上不知为什么竟簌簌起了米粒般的疙瘩。他有一种象是发虐疾的感觉，他不知这是吉兆还是凶迹。

“长花，死活就在这一下了。”他心里念念叨叨，眼前又浮现出李长花那俊秀的脸庞来。

他爱李长花，尽管李长花是个离过婚的女人，还带着一个6岁的女孩。他见了李长花，心里就熨熨贴贴地，不象是回到他自己家里，妻子那张象干瘪的柿饼子脸，使他有一种厌恶的感觉。

一阵海风吹来，高建德打了个冷噤。他伸长脖子，搜索着海滩上“油头”的影子。他发现那小子已经来了，提一个大包，

鬼头鬼脑地四处张望。

高建德吩咐那两个大汉藏在附近的小树林里，如此这般地嘱咐了一番。

这两个彪形大汉是他托朋友花 1000 元钱雇来的。他们是从新疆来青岛谋生的无业青年。高建德向他们说自己有一笔大买卖，恐怕遭人抢劫或暗害。只要他们能保证高建德人身安全，事成之后，高建德将当场付给他们每人 500 元现金。这两个新疆人有的是力气和“拼命”的魄力，他们缺的只是钱。遇有这般的好差事，两人磨拳擦掌，表示决不辜负老板的厚待。

“谁敢捣乱，捅他个龟孙子！”两个大汉撩起前襟，露出长长的匕首，并作了个持刀前刺的动作。高建德口干舌燥，他感激地咧了咧嘴。

这时，高建德从树林中走了出来，向海滩上的“油头”走去。两个忠心耿耿的“保镖”虎视眈眈，在能俯瞰整个海滩的小树林里，静候指令。

两人一见面，“油头”就叫高建德把鸦片全拿出来，他要再一次验货色。高建德则让对方先把现款拿出来过过目。

“油头”朝周围看了看。偌大的海滩上，只有一对散步的青年男女和一个正从海里捞海菜的老头。涛声卷着大海的气息，向空旷的海滩弥漫开去。

随着“吱”地一声，“油头”把随身携带的提包拉开了一截，里面露出了一捆捆崭新的 50 元、100 元的钞票。

“喏，这会儿放心了吧？”“油头”说着又“吱”地把提包拉上。

“别急！”高建德脸色铁青，微微发抖，他紧紧盯着对方，问：“里边的钱够不够？我的鸦片可是足足的。”

“油头”正要说什么，高建德一把攥住他，说：“咱赶紧换个地方，这里危险。”

高建德不容对方解释，拽着他就走。“油头”不去，坚持就在这儿办利索了。高建德不听，反问道：“你有没有诚意？这里空空荡荡，太惹人注目。到旁边的礁石后边去。”

于是，两人来到了西边的礁石丛旁。

高建德仿佛神不守舍，他趴在一块最高的礁石上，四处张望了一下，又拽着“油头”向岸边的小树林走去。“油头”很不耐烦，极力想赶快成交。偏偏高建德这时象嗅到了什么危险的味儿，一再坚持要变换地点。

高建德这是跟电影上的特务学的。“狡兔三窟”，“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即使有人注意他们，此时也早就给甩开了，或者给弄糊涂了。

刚到小树林，高建德马上又发现了礁石后面的挡浪坝。

“大哥，麻烦你了，咱再到那道石头墙那儿去。”高建德近乎哀求地说道。

“油头”开始不愿意去，他见不远处树林里有两个陌生的彪形大汉，直往这儿看，于是他麻利地随高建德向那道挡浪坝走去。

一到高高的挡浪坝后面，高建德突然象换了一个人，动作极快地把黑包里的一块块鸦片全掏了出来。他同时着急地把“油头”提包拉开，将一捆捆的人民币掏出来，连连朝指头上吐了几口唾沫，急速地数起来。

数了还不到一捆，高建德把钱往自己的黑包里一塞，说：“算了，算了。别数了，你把钱全给我倒进包里。快点，我得走了。快点，快点！”

这会儿，那“油头”倒沉着镇静起来。他见高建德已经把好几捆钱装进了包里，便伸手掏了出来，说：“不行，不行。必须把钱点清楚。慢慢来嘛。”

高建德急了，说：“咱哥们谁还不相信谁？算了算了。”

接着，又要把钱划拉进去。

“油头”坚决不依，说是他替老板办事，究竟带了多少钱，他自己也没有数，必须当面点清。

这一嚷嚷，反而耽误了时间，高建德只好低头迅速地点起钞票来。

正在这个时候，原先在海滩上散步的一对情侣突然出现在高建德和“油头”的身边，并同时喝道：“都别动！把手举起来！我们是公安局的！”

更令高建德想不到的是，那个赤着双脚，手里拖着海带的老头，这时也拔出了手枪！那老头一挥手，示意那对情侣给高建德和“油头”带上手铐。

“油头”吓的早把手举得老高，直喊：“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不动。”两个乖乖地戴上了手铐。

那个拖海菜的老头从高建德的身上搜出了一把长长的藏民刀子。

几乎就在同时，一辆警车悄然而至。躲在小树林里的两个“保镖”见势不妙，撒脚就跑，岂知其中一个跑出没有几步，被一直在附近推着木制小车卖冰糕的中年人一个“扫荡腿”绊倒。卖冰糕的中年人掏出了手枪，大声喊道：“混小子，跑也没用，老老实实给我蹲下。公安局的车就在路口等着呢！”

经青岛市公安局科学技术研究所测定，高建德所携带的2000克鸦片，吗啡含量非常高，其纯度在国内罕见。